

清风正气歌

朱老总的求助信

■ 剑 钧

1937年初冬的风裹着黄河滩的沙砾，在晋南的沟壑间呼号。哒哒马蹄声，唤醒了一座沉睡的村庄。高公村的石碾静卧在村口，碾槽里积了一夜的霜雪，像一道凝固的泪痕。

七事变后，平津沦丧，华北危急。为挽救民族危亡，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同志和八路军总部几经辗转，于11月25日来到了山西临汾洪洞县的高公村。村子坐落在汾河西岸，有200户人家，呈甲字形，四周围墙高大，成了八路军总部的临时驻地。

入驻高公村的第4天清晨，朱德双手推开住地斑驳的旧木门。屋内，炕桌上的油灯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军用地图还铺展在桌面上。门口的警卫战士知道，朱老总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朱德披着灰色大衣，走到院中古柏下，久久凝视着那沧桑的树身。

他向邻家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婆婆打着招呼。老人一脸皱纹，裹着小脚。她不晓得眼前这位威武的军人就是朱德，只是对一心抗日的八路军颇有好感。朱德望着老婆婆的背影，不禁想到远在四川仪陇乡下的母亲。当年母亲节衣缩食，供他去读书的情景犹在眼前。多年后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文中谈到儿时往事：母亲每天天还没亮就起身劳

作，从不打骂孩子，也从没有与任何人吵过架。老人家得知儿子在为老百姓打天下后，就坚信儿子的选择是对的。他还想到了养母，也是那般宽厚仁慈。这些年，自己征战南北，一直未能在年迈的老人身旁侍奉，他心中多有愧疚。

几天前，朱德一位老师的儿子邓辉林从老家随抗日队伍来到洪洞县，特意与几个同乡赶到八路军总部看望他，朱德这才知道家乡在闹旱灾。已是八十高龄的母亲和养母，此时甚是窘困，自己竟无力尽孝。他心头宛如插上一把刀般痛苦，实在担忧两位老人无法熬过荒年啊！朱德回屋后心潮难平。万般无奈之下，他提笔给儿时的挚友、同学戴与龄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求助信。

……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贫。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未理书收。此款我已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信写毕，朱德似乎嗅到了硝烟与霜雪味道。在为两位老人忧思的内心深处，掠过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这是对

友人直言，也是对母亲的告白。信纸虽薄，轻若鸿毛，又重如太行，承载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牵念，也承载着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那信纸穿越了弥漫的战火硝烟，也穿越了斗转星移的时空，让后人读罢泪目。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朱老总，身家却一贫如洗，为区区二百元而求助友人，这是何等无奈，又是何等高尚。

烽火连天，一封求助信，信短意长，字少情深，这哪里是儿郎救母的求助信，分明是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朱德率军挥师太行山上，饮马长城内外，为千百万母亲，收拾破碎山河，终于迎来了伟大胜利……

那页泛黄信纸上，墨迹今犹在。信件静卧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里。笔画之间，似黄河的浪，涌动着赤子之心；字里行间，仿佛仍留有太行的风，充盈着家国情怀。

一封求助信，让人看到一个儿子面对母亲饥寒交迫时，囊中羞涩的窘迫。也让我看到一位共产党人精忠报国的胸怀。

这封信，让我读懂了一个人民的儿子，对祖国母亲的无比眷恋和赤诚肝胆。我的耳畔恍然响起一首久远的歌：“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插图/王兴来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雨后的山谷间弥漫着潮湿的雾气，一级军士长樊户勇站在营区门口，望着远处的山路，眉头紧锁。驻守深山29年的他，对这里的每一条山路、每一条河流都了如指掌。此刻，望着远处翻涌的乌云，他心里隐隐感到不安。

浑浊的河水猛烈奔涌，黑压压的乌云像千军万马般翻腾。凭经验判断，山里随时都会再迎来一场暴雨。河床距库门不远，假如暴雨来临，水位上涨，河水倒灌，就有可能损坏设备，后果不堪设想。

“集合！我们干件大事去。”樊户勇大声喊道。

上等兵李玫萱听到这话，知道班长口中的大事肯定是进山干活。入伍一年多了，他在这山里没有体验到军人的豪迈，每天只有一成不变的深山密林，和枯燥无味的日常巡逻。

二级上士周斌开始整理着装，同时不忘叮嘱李玫萱：“穿戴好防汛服，带好水壶挎包。束带要收进第三格卡槽，雨衣一定要带上。”他边说边将战术手电筒别进右胯的防水套。李玫萱感到一丝紧张，加快了速度。

3人迅速集合，乘车向大山深处挺进。不一会儿，车身突然剧烈颠簸。李玫萱赶紧抓住车顶横梁，感觉五脏六腑都在跟着车身摇晃。

车辆停在储存沙袋的点位时，李玫

萱的双腿还在止不住地颤抖。樊户勇率先扛起沙袋向库门方向迈进，李玫萱和周斌急忙跟上。

山上的路更加泥泞，他们前进时既要提防踩进水坑，又要当心滑倒。雨水顺着山体流下，在路面上形成一道道湍急的小溪。李玫萱的作战靴几次打滑。

他心跳得格外厉害，脸上渗出豆粒大的汗珠。“没想到，这个沙袋这么重，路还这么难走。”他忍不住抱怨道。

“这还算是不了什么。”樊户勇走在最前面，语气平静，“以往暴雨大的时候，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情况也时常出现，但经历多了自然就不害怕了。”

听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李玫萱心头一紧。他抬头望去，只见远处的山体呈现出黄褐色，裸露的岩层如同大地狰狞的伤口。雨水顺着岩层的缝隙流下，好像随时会把山体冲垮。

走了一会儿，周斌终于停下脚步：“到了。”

库门前的河床里，浑浊的河水已经漫过两边的河岸，湍急的水流中夹杂着树枝等杂物。库门口隐隐有水流积存的情况，远处的山体不时传来碎石脱落的声音。

“都别愣着，我们必须在暴雨前完成工事构筑！”樊户勇的声音坚定有力。他放下肩上的沙袋，目光扫过李玫萱略显慌乱的神色，“玫萱，你和周斌继续搬沙袋构筑工事，我去把河道里堵塞的杂物清理掉。”

李玫萱点点头，潮湿的风扑面而来。跑了二十几趟后，李玫萱攥着沙袋的手掌已经磨出两道红痕。他望着周斌

西北之北

■ 王雁翔

是勃勃生机。

在我的记忆里，夏天是白哈巴最美的季节，也是连队官兵最开心的日子。尽管巡逻执勤艰辛、忙碌，但山上有哼着歌曲的牧民，有星星点点的羊群，守防的日子也像草原上的各色野花一样灿烂起来。

六月初，春天走进了白哈巴的雪山、牧场和峡谷，雪山上厚厚的积雪还没融化，山脚辽阔起伏的草原上，草已迫不及待地绿了。短短几天，绿草地就成了缤纷花海，橘红色、粉色、金色的小花成片怒放。

草原上有一种野花，牧民称之“别克”，官兵则叫它“那仁花”。许多野花我不认识，哨所官兵也叫不上名字，但那仁花大家都认得。六月中旬，整个草原会被它的花朵覆盖。

白哈巴不同季节的美，都被边防官兵记在心里。

巡逻、执勤，是官兵最重要的日常。春暖花开，山下牧民赶着牧群一拨一拨上山，连队的另一种忙碌也开始了。除边防线巡逻，官兵还要分组奔赴夏季哨所，在帐篷或漏风滴雨的老木屋执勤。一直坚守到牧民撤场下山，他们才会回到连队。

十几年前，我来这里时，连队用电主要靠柴油机发电和河谷里的小型水力发电机。夏秋时节河水汹涌，水力发电的电量尚能满足连队需要。九月之后，水流变小，柴油机就成了唯一电源。晚上10点后，柴油机的轰鸣声一停，整个营区一片漆黑。如果此时需要工作或学习，只能依赖摇曳的烛光。

而去年冬天的白哈巴之行，所见的

心香一瓣

品味那情感的芬芳

去年的冬日，我驱车沿阿克哈巴河河谷，向白哈巴边防行进。阿尔泰山的高山峡谷、远山近岭，铺满尺许厚的冰雪。冷杉、云杉、落叶松、白桦，一片一片静静地兀立在洁白的雪地上，在坡岭上或浓或淡，形成一道道起伏的黑色轮廓线。

白哈巴位于祖国版图的西北角，白哈巴边防连也因此被誉为“西北第一哨”，他们有一首嘹亮的连歌《西北之北》。

我抵达白哈巴边防连时已是下午。寒冷的空气灌入鼻腔，尖锐的清新里，有淡淡的森林与荒野气息。

在长达半年的封山期里，山里的时光似乎被严寒冻住了。白茫茫的天地是静止的，牧民老木屋上的白色炊烟，似乎也是静止的。一直到来年五月份，木屋上的炊烟有了颜色，由白渐渐变成青蓝。风也起了某种微妙变化，有了些许温柔，让一种松木与泥土混合的气息慢慢飘散开来。堆叠了近半年的白雪，从峡谷向山腰、原始森林消退，阿克哈巴河传来越来越响的水流声。在积雪冰冻下沉睡的大地重新开始呼吸，那就是白哈巴的春天来了。

白哈巴的春天极其短暂，似乎转瞬即逝。官兵来不及欣赏春色，转眼就是夏天。

春天或者初夏，蓬勃的翠绿与鲜花迅速铺满这里的雪山、河谷、草原，到处

听《黄河大合唱》

■ 韩中州

一条宽阔的河
在异口同声中奔腾咆哮
船工号子一声众和
逆水行舟的纤绳
勒进脊梁
浪花前赴后继
抛洒热血头颅
声声呜咽
吹落大河浑浊的泪波
打击乐与铜管乐
在广袤的山川旷野
蓄积抗日喷薄的岩浆
保卫黄河的力量
卷起大地风暴
在急管繁弦的轰鸣里
华北平原的麦地
黄土高坡的沟壑
鼓角齐鸣狼烟起
长矛挺立旌旗动
急促的丝弦
合奏胜利交响
当指挥棒蓦然落下
号角枪刺大刀长矛
突破最后的重音
黄河之水上来
铺展千里沃野
浊流流转的河水
踩着低音的鼓点
踏着高音的爆响
在最后一个休止符里
热血静默留白直到如今



长征

第 6469 期

礁盘上的盐花

■ 钟 鑫

摄影/邓涵峰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西沙岛礁的礁石上，有这样一丛丛白色结晶。听老兵说，那是海浪蒸腾后留下的盐花。它们一层层堆叠出珊瑚状的纹路，好像时光以另一种形态在礁石上蔓延。

40年前泛黄的老照片里，第一代守岛官兵正赤着脊梁，在岸边垒筑工事，黧黑的皮肤仿佛与礁石浑然一体。那时候，岛上没有淡水，更没有蔬菜，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节目是这座岛礁在日常连接陆地的纽带。那些用铁皮罐头盒栽种的太阳花，给这座荒芜的岛礁带来一些彩色的生命力。

如今，钢筋混凝土打造的哨所取代了石屋。新一代守岛官兵用手机，对着广袤的大海拍出一张又一张美丽的照片。

年轻官兵仍保留着种树栽花的传统，有人种椰子树，有人养仙人掌，更多人喜欢种下太阳花。不了解岛礁的新兵，会以为这样的小花娇弱，难以在风浪中存活。其实，比起其他花草，太阳花更加坚强。即便台风肆虐将它连根拔起，我们也总能在礁石缝里，找到一束倔强的新芽。等到雨过天晴，太阳花会继续绽放出明黄、鲜红的色彩。

那年，新配发的海水淡化装置取代了老一代蓄水池。海水淡化装置投入使用的那天，指导员把第一壶水浇给了大家的罐头花。他说，在海岛上长出的